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九十四卷目錄

清使部名臣列傳一

漢

蕭何

宋一

楊允恭

任中正

范正辭

李仕衡

張存

魏瑾

傅求

王基元

唐義閔

劉璿

樊知古

胡則

曹顯叔

王鼎

張亮憲

任顯

陳安石

官常典第五百九十四卷

清使部名臣列傳一

漢

蕭何

宋一

楊允恭

任中正

范正辭

李仕衡

張存

魏瑾

傅求

按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橡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縣奉土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奉土縣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車過去何常典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事屬任何關中

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國生謂丞相曰王基末意蓋數使使勞苦若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將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從其計漢王王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章臣爭功就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酈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銳戰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而取封爵居臣等之上何也高祖曰蕭君知復乎曰知之知蕭君曰知之高祖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矰指矢獵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而蕭何殺賊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率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蕭何言刻侯畢已受封及奉命天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授功臣多封蕭何上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戰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常失軍亡衆幾身道者數失然蕭何當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召而數萬衆會之上多親者數失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下一陳下路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饋運得之不必待之功也今蕭何已盡之功而加萬世之功故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宋一

王明

按宋史本傳明字知謙大名成安人歷歷州刺史轉運使開寶三年大舉南征以明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舟車不通但以士壯數萬人轉運供饌不絕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要害守其倉庫既而賀正未下明入見主帥計曰當急取之恐援兵至則我師難負未可知諸將皆贊明乃擢明率所部遠道輕進辛酉人據丁未數千鎗鎗皆作堙其輕重抵城門城中機門閉諸將欲城有之因拔廣州賊衆十餘萬拒戰是夕大風發屋折木衆乃驚擾明與都部署潘某等謀命丁未數千人持二炬間道先擄賊營大軍擊食陳以待之俄而兩炬皆發賊其糧積驚果來犯大軍因迎擊之賊大敗斬首萬級劉崇以城降廣州平爲本道轉運使太祖嘉其功授授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充轉運使供以潘美尹崇訓爲嶺南轉運使以明爲副使明領歷部內視民疾苦簡集各科敕悉修奏除之補永建安七年代歸常召見勞問賜餐衣金幣幣物焉

魏瑾

按宋史本傳瑾字子思潯州勃海人漢乾祐二年舉進士解褐益都主簿朱初登安邊軍及河陽節度推官保義軍書書乾祐五年召拜監察御史與安院事初蘇軾掌京師召征趙鼎及卒選軾代之冬命爲太常寺長史明實七年與殿中丞劉德厚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太平興國初就遷官部員外郎改轉運使歲漕江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就爲轉運使滿部內僧道乞留詔許再任賜金紫改賜部員外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五百九十四卷目錄

清使部名臣列傳一

漢

蕭何

宋一

楊允恭

任中正

范正辭

李仕衡

張存

魏瑾

傅求

王崇元

唐義閔

劉璿

樊知古

胡則

曹顯叔

王鼎

張亮憲

任顯

陳安石

官常典第五百九十四卷

清使部名臣列傳一

漢

蕭何

宋一

楊允恭

任中正

范正辭

李仕衡

張存

魏瑾

傅求

按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橡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車過去何常典關中卒輒捕缺上以此事屬任何關中

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拒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舉未嘗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將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封章臣爭功就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酈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鎧戰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數顧反居臣等之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復乎曰知之知獵狗耳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免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獵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王如蕭何殺賊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蕭臣皆其敢言刻侯舉已受封及奉命天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授功臣多封蕭何上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失然蕭何當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召而數萬衆會之上之說者數失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下一墜下路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資運下此蕭何之功也蕭何曹參等百戰而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曹參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宋一

王明

按宋史本傳明字知謙大名成安人歷歷州刺史轉運使開寶三年大舉南征以明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舟車不運但以丁壯數萬人轉運供饌不絕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要害守其倉庫既而質州未下明入賊主帥計曰當急取之恐援兵至則我師難負未可知諸將頗贊明乃擢明率所部護運糧車卒百人擁丁夫數千奮鎗冒矢堙其要害直抵城下城中糧餉困竭遂城有之因拔廣州賊衆十餘萬拒戰是夕大風驟起賊衆乃驚潰明與都督景渚某等謀命丁夫數千人持一炬間道先擣賊營大軍擊食陳以待之候而進賊皆發覺其糧積驚果來犯大軍因進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劉崇以城降廣州平爲本道轉運使太祖嘉其功授授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充轉運使供以通美尹崇訓爲嶺南轉運使以明爲副使明領歷部內視民疾苦無無名科斂悉條奏除之補永建安七年代歸常召見勞問賜餐衣金幣幣物焉

魏瑾

按宋史本傳瑾字子龍涪州涪寧人漢乾祐二年舉進士解褐益都主簿朱初登安邊軍及河陽節度推官保義軍軍書判官七年召拜監察御史典藥院事初蘇軾掌京師征討於崇及卒還軾代之多命爲太常生長使開寶七年與殿中丞劉德用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太平興國初就遷官部員外郎改轉運使兼漕江東東西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就爲轉運使滿部內僧道乞留詔許再任賜金紫改賜部員外郎

八年丁內艱時以諸州綱運留漕起復知京坡陸路督運司事會河決韓村大發丁夫塞之命蠲調給其餉未幾河塞制廷方議封碑以蠲爲東封水陸計度轉運使會密罷其體供運工部郎中充河北水陸轉運使改刑部郎中就充水陸轉運使入判本部事務田舉遷左議大夫淳化初改同考京朝官差遣二年舉中風眩上遣太醫視之賜以金丹卒年七十三賜錢十萬給其喪事

楊允恭

按宋史本傳允恭漢州綿竹人太宗以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補慈寧行及臨江軍節度卒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登軍城三鼓過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斃其首又趨邇州境上臨海賊係衆舟版恭發勁弩短礮充恭兵勿所向多爲賊所害賊中允恭巷肩流血及獲恭邑額壯往德善召者以通德數鈞散擲之壞其船士卒爭退赴水死者大半擄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對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江淮南浙都大發運使書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度與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難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士人侮其役以是減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合諸州擇平吏悉遷允恭乃辦教授之江淮所運止於淮浦由淮浦輸京所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淳化五年轉西京作坊使

樊知古

按宋史本傳知古字仲師其先京兆長安人曾祖涇州司戶參軍祖知諱事吳爲金項令父濟事李景

任漢陽石碇一縣令因家池州知古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適釣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維而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闊開宴三年請開上嘗言江南可取狀以進用未報命遂學士院陳試本科及第解褐舒州軍事提督書啓於上上老母親屬數口口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上治所七年賜令遣之經方閱命即昇給養遂送還上治所七年召拜太子右贊善大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爲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兩州事先是州民保險爲寇知古擊之連拔一壘擄其壯以獻餘皆潰散方議南征命高岳石右振往湖南運糧龍船以大艦載戶竹組口利而南下遠人作使鄉守滄賢率丁匠營之謀者以爲江濤險壯恐不能抗乃於石碇口設遣之獲至來石三日擒賊不獲乃知古石碇口設遣之獲擄拜待御史令乘傳授行江南諸州訪利民復命知江南南路轉運事數日授江南轉運使罷錢百萬先是江南諸州官井井公之復征錢餘分增所市之直以優於民江南稱用鐵錢十當銅錢之一物價期期民不便知古亦奏罷之先是李煜用兵權宜調鐵錢知古悉奏爲常規豫章洪氏嘗率拜州權黏通鐵錢數百萬爲京西北路轉運使太平興國六年加廣部郎中就改知鄧州爲鳳翔府人爲鳳翔判官出領荆湘轉運使歷初遷比部郎中會河朔用兵分諸郡爲兩路以給漕艘知古爲鳳翔轉運使遷

鳳翔部中賜錢五十萬知古本名若水叔清因名見上問之知古嘗以知古知古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楊思立上笑曰可殺知古曰古觀自奉潔似若水賢名若水知古學漢名若水以對人皆笑之權拱初遷右議大夫河北西路轉運使遷戶部郎中南路各置轉運使唐都轉運使之名自知古始一萬牛車三百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何奴黃河乃爲中國之患朕自即位以來或疆場無事則有修築封堦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無苦此蓋人意更迭遷或常令惕然而面備不虞古之善教深遠高堂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謂適當不亦重困吾民乎乃詔有司量以官物給之會度支使李惟清上言河北軍儲無備請發河南十七軍州轉運以赴太宗謂農平方放豈可更興此役惟清因以爲請上遂正言爲極奏傳與知古計之知古曰河北軍儲可以均濟足供農隙令民轉輸復命太宗曰不細爲之則民果受弊夫未幾人朝奏事稱自拜給事中後爲戶部使知古有方力累任轉運使高得時譽及在戶部類以職事不治廢苛切實益誠素東陳妃親善惡時參知政事太宗言及計司事有違者恕其具以告後因奏事知古自解上問從何得知曰陳恕臣上恐恕禁中語且疑知古輕脫脫陳罷之出知古梓州未改西川轉運使知古自以書之司使一日章潛遣使外覲觀不得意官稱疾未嘗按行郡縣蜀中富穡輸稅紛紜等物畢天下言事者競尚權功利又士民稠耕種不足給益是

兼升有盜竊羅賊實以現刑革化中香城縣民王小  
波渠案為亂請其案曰官族其盜不均今為改置均  
之附者益案遂改治南境城影山設其令齊元  
巡檢使張紀與關於江源縣射小波中其額腋病創  
死兒亦被殺奪獲小波妻弟李賴為陳初小波黨  
與數百人州縣失於備察故所在盜起至萬餘人攻  
蜀州殺監軍王亮及官吏十餘人陷印州者知州秦  
保紳通判王從式及諸僑吏遂都巡檢使郭允龍元  
能率麾下與數新洋江口為賊所殺同巡檢嚴重毛  
儼徒步以身犯賊勢益張乘至數萬人陷永康軍變  
流新洋溫江都縣純大天振留其屬守之往攻成都  
燒西郭門不利引去陷漢州彭州旋陷成都府已詔  
知梓州右諫議大夫張繼代知古為轉運使繼未至  
知古與知府郭載及屬官走東川詔復令率兩川漕  
運知古具伏據難所部制置無狀上特著之以本官  
出知均州視事旬日是時辛酉年五十二上嘗降詔賜  
其子漢公同學究出身知古胡復有更辭解辨提給  
及在西川不能弭盜前逃難後者終以漸況云

任中正

按宋史本傳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徽石拾遺  
中正進士及第為涪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郿州  
改大理府丞通判漢州以輸林學士錢若水薦遷  
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理府轉運使陳希範從漢舉  
中正自代太宗曰朕自知之召為秘書丞江南轉運  
副使中正雖幹願長南擇大笏命內臣取袈衣之長  
者賜之至部歲大檢民出租賦平糶育益奏發運使  
王子與次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

而江南所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應  
及吾民矣乃止擇監察御史南浙轉運使陳中正  
不悅歸官官廉廉之授晉州監察錄論如法登殿中  
侍御史判三司遷由司既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  
為判調轉運使

李防

按宋史本傳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為冀州  
軍事推官曹彬入契丹投忠武軍節度使排官葛斌  
相二州送戶部增租賦十餘萬因議均定田稅文請  
縣有被逃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戶殿三逃二百  
戶停所發官能招撫者旌賞之改職書省著作佐郎  
通判密州遷秘書丞體量二浙民僦運官過戶但宜  
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漸收而官職常在又請  
京師置折中倉總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價之權開  
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開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寬  
禁出為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運歲役民丁甚  
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為四路從  
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為三司戶  
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早詔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  
上言奏當督江淮兩浙荆湖惟餉錢民頗疲後江  
南以歲餉權輕而淮南荆湖未稅德省詔悉征之仍  
詔歲餉毋得復增權餉之利遂為江南轉運淮南  
不奉德省詔請歲餉而自給之使兵大嘗載江  
上多盜賊久之患防請命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  
權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未用之從知應  
天府繁陽西門戶為斗門漕計水於旁出數百畝民  
其利之又與梁善元為三司鹽鐵判官失策免官

范正辭

按宋史本傳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芳謙舊孫令正  
辭治春秋公羊鉅梁營節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判  
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任郎代還治通欠  
於潘州轉運使招其能轉左贊善大夫號知潘州太  
宗征河東潘州郭繼多不期正辭所部部長山縣吏  
張秀督民輸受錢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  
國中改殿中丞冠判桂洋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  
丞劉保勳奏充直學會有言潘州多盜訟正辭知  
州事至則宿弊皆決遣之舊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  
三人會諸令糾治兵寇京師有王典者獄主權行以  
刃政傷其足正辭解之與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  
正辭延問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部饑饉憂人心易  
動輒敢屠殺衛尉士拾畝則已無待得之地矣上壯其  
敢斷特遣歸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餉錢五十  
萬饒州民甘紹者精利知為壽寧縣所掠州捕繫十  
四人獄其常吏正辭發部卒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  
非真命從所請乃釋既而民有告某縣者在者正辭  
潛召某縣王恩補捕之恩未至安適去正辭即單騎  
出距二十里是日之賊皆皆持刀來追正辭大敗以  
鞭擊之中賊竟自斃之賊自刃不殊徐斬數江散走  
追之不獲乃得所集賊尚有餘息正辭即斷賊令



斛俵京西兩廷以爲村召爲度支副使上言觀右院  
院鹽茶而水興同鄉縣四州猶奉寶豐年飯饒請減  
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  
奏罷內帑所貯錢石萬運於里家出倍價之息以  
是工概之利愈薄乃春民不足請戶給錢至夏輸帛  
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准其法於天下  
封泰山嚴錢幣頒錢各十萬凡於行宮鑄石議議大  
夫紀昀徐又勸錢角三十萬乃令同林特奏西京  
陝西轉運事權知水興軍運給事中舒月以權密院  
直學士知益州填之河北關軍儲備者以前仕衛前  
邊助封貲實其宗間之以爲河北都轉運使駕如莘  
州又貢絲綿練布二十萬後集案下至聖駕解  
或言案屬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案不屬也林  
州汚下苦水思仕衛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  
沒故城丈餘南郊復遷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  
仕衛必以所儲供軍物爲貢者以爲不實仕衛乃  
條所進六十萬皆上積者二十萬即其羨餘皆不之  
罪謂王旦曰仕衛雖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  
所須龐大小即衛亦其所長也明年早蝗發糧案賑  
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還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  
軍民有盜風楊王之法當死仕衛以威儀奏資之盜  
起瀋音而還至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擊盜案于冀  
魏謂中仕衛至悉縱之使去未幾其徒有聚賊首  
至者入爲三司使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  
入粟法使民得受錢與茶舊市平本貴更送京師  
而平道死水至滿險處往往漂失吏主就產不能

償仕衛乃許吏私附平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  
擇木輸官用人粟法償其直還吏部侍郎仁宗即位  
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  
築大堤以障水患徙權知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衛  
也利用被殺徙仕衛左龍圖大將軍分司西京歲  
終改左衛大將軍其後諸子訴其父有等於國非  
意左遷還復同州觀察使仕衛前後計事二十  
年雖才過人然奉養家資至累鉅萬連大第長安  
里中嚴若官府上不落

曹頌叔

族宋史本傳頌叔字秀之亳州人初名應嘗琴之  
官府見頌叔名進吏名頌叔進士及第歷威勝軍判  
官渭州軍事推官御史中丞蔡齊爲臺主簿改大  
理寺丞權信知亳州府會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  
韓琦文彥博薦其才徙襄陽路轉運判官慶祿訥淫  
祠人有疾不事醫而專事神頌叔悉絕之乃教以  
醫進提點陝西路刑獄夏人納款頌叔與戶部副使  
安期轉運使柳灝咸改卒吏員之冗者爲開封府判  
官時御史宋禧劾衛士獄於內侍省禧不能解及獄  
具內侍使歸自爲證頌叔言歸爲制使學合諸實之  
法元吳楚爲國於使使除重文館知昭陽府徙益  
州路轉運使權度支副使僕舊高寇嶺南稍議以國  
中久弛兵備權度支副使僕舊高寇嶺南稍議以國  
爲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曆路大號徙行陝西民盜竊  
不已三司上權徽之議頌叔曰錢穀饒而貨重不可  
久行官官自權徽子請罷諸路都稅錢以三數錢當  
銅錢之一從之兩川和買絹絲陝西兵而蜀人苦於

煩輒假以爲歲出本路絹錢五十萬以易軍末之餘  
者兩川之民知無憂焉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水興軍  
終年老尚書事頗棄種人或嘲詰之卒於官

張存

按宋本傳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  
官大中祥符餘計以身言者判取士才得一人存預  
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谷府朝城縣寇寇律萬守與侍  
之御史臣張丞王師魯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  
宗初親政臣自翰林對存請後之又言前者曹彬古  
輩同作日廢勤事在休職可因上封事寬慰地慈自  
今忠臣之官與夫理亂安危之機數而不達因歷引  
周自來至平慶忠事貶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  
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而西歸兵以入章開待制  
爲陝西都轉運使其節制之至劉平也存奏言平與  
敵接戰自辰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  
方戰營甚盛非平搏敵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地非平  
解圍其城必不存身既陷攻而不幸又爲諸將所困  
邊臣自此無死節矣朝廷深哀其說遂遣文彥博按  
治由是平得還而德和亦免死矣存嘗以爲諸將所困  
討之策存建言兵後不息臣民疲弊故既有侵心雖  
名號未正願罷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  
老俸行徙澤州還爲待制領節制兵改檢校復學士契  
丹吳元昊結鄰陳相首兵契丹襲上而契丹南存  
言河北賊入不治重邊事乃以爲都運使處城諸州  
入知開封府後陝西兵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  
督率敗之弟李敦因解爲賊害舉覺自縊死或言敦  
不死臣只州父母私屬以有故得見親史案驗無狀

猶奉職知池州又徙柳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恐兄弟得取嘗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惟宗屬親屬窮乏不使一人失所家居於莊子孫非正太兒不見與賀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舉動決勢迴翼城或勸使徙曰吾家無所望也荷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諡恭安

王鼎

揆宋史王鼎傳字子鼎字唐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奇臣領三司集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拔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紱判官王綽競提發吏至釐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為三虎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來使江東戒以母教二虎為也仲淹等罷鼎與紱皆為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獄知湖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奉慶日以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微服察城事外邑而驗為之驚翌日會傳吏置酒如常獨獨不致動鼎則得實檢捕百謀十八人送獄以日候轉運使至審與未至軍中拘捕謀劫四罪因傳使史曰吾不以累君君獨取囚渠某者數人斬於市某皆失包一都統然使至囚決者半詎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饑人相食鼎即登殿教勸盡力能運其修生予多不舉州為條教禁止時盜賊亦無一

切杖達之監司數以言為鼎弗為變提點河北刑獄治縣嚴密所劾舉不避貴勢名為肅清封府判官改運鐵判官累遷司封員外郎陞兩浙兩湖制置發運副使由待命未幾奉命出計董鍾極舟歲可省卒大為異議以為不可未幾橫借執政重違其奏乃命三司判官一員將未稅就鼎議督八縣米德不能復困賦官歷下卒官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說以誤國計於是德卒不用是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道市南物因奏計京師特遣費鼎一無所市獨悉指吏事無大出入出於己凡調發綱吏運諸路定先從後成法於是等選均更不能為軍輕官皆禁私販舟長無以自給則盡發官米為奸有能居數百縣者人皆以之不肖復所通謂為移州縣皆官之府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也人也為三司鹽運副使數與係爭議不少局極素強然無知之何是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使從河東至鼎性廉不取者其子疾人欲增年以備運仕鼎不許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書知臨邛縣運使選撫新繁新繁多畝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吳丹待千緣畝之族人一日盡有孤孫至自米養食約官則飯強也不可說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薄至於縣屬官自高錫至涪州八表皆疑作不知人事左右違發覺悉無難難其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違違言才氣好下書言事仁宗極以大理寺丞知鼎所言多可用漢為人平事體極以大運寺丞知

魏鑑

伊闕縣有具政書官浮游江關間賄貨自給以卒按宋史魏鑑字用之文弱奉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雅書知開封府會參軍持法極嚴明事上元起林山關開張海寇官者歲作官者按氣紀年年少既諳吏役理海島以聞詔赴法官連之瑞門人魏鼎上疏誤入書流海島瑞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鄧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判壽州縣知衡州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縣戶緣道員役婦女為備者一千餘人悉奏免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鑑時計以稅難舟居官不遠足而備比飲廉萬州府米除瑞為除之減御州無名役四百人名權度判官尋以罪降知州州從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為京西轉運使江准制置使自主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北門臨東西漢為水關以時啓閉均拜右諫議大夫再任監江軍判官吏流性險諒尋為瑞所劾免會廣州封還資餘郎子頴等僑京師輒違雷之禁奏指以為珍貨賄遠內侍發驗無有沈生不實瑞廉亦降知鄂州未歲年復為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內東門崇節事得路接接物付府驗治獄未入內東門釋釋事歸官吳至言當當機而府不即奏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德信高麗東西獨廣州城守守不能下於是舉舉成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東路安撫使給察罕五千緡以便宜從事廣秋青已破賊乞還料察在京刑獄諸者請開六谿河秦商胡北批宰相王其說命

環接還來以爲不可塞下吳州營彭士義報將發兵討賊進能聞官軍士知荆南環以爲五溪之險師行島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撫爲上守禦爲下攻取爲失不報後卒如環議徙邛州南州又徙鄧州不行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環所至整頓與人監對未嘗屈吏流士遠以著訟名天下環既廢治又嘗奏抵逆罪專任機數不報復更

### 張景憲

按宋史本傳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節貽賊累巨萬觀城西要人景憲首家治流之嶺外食吏更引去使京西東轉運使王達居鄧州專事短長初爲戶部副使韓絳奏遷元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無事陷至延安又言遷元寇必孤城擊并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顧能從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爲守計今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餉竭光多詐緩急或爲內應宜擊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行於屬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可行加景憲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諸將欲分河東爲兩路景憲言本道地扼衝難離州縣實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廢改知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饋遺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州償還流言其禍乃甚於凶其願以假銀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

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奔始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饑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使同州以大夫大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尚寬循多深察以嚴軍以來宗朝峻憲甚惡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動一人居官不畏權勢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一夕夢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 傅永

按宋史本傳永字季之者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益發城郭朝廷中使邊塞絕難取士遂意用兵六十萬永相江境旁有高塚夷之得土藏以同舟省工費始平徙大府府署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屬其才堪知宿州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簡意合江鈴轉司會共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釋吏召取補州田儆放恣而張即更置置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遷林從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竊不可計求諸邊法時將已散百八十萬鎰天下令吏更當三民出不意湯肅失業多自怨然監諸邊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惠民力大困求令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糧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戶部副使權右曹簡龍戰古泗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歸城屯兵又括轄戶部議充新之相率覲覲人欲得涸地又發文來求後除張昇以祥食利生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而昭諸無案及其回報夏人以渭井其有不應至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

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之定邊府官蘇思以小過疑懼而道務佐議致討淫風既出帥境上求諸思并書一者乘以兵威起邊思但遣將將使十數卒扣其城開以福福思感泣還若如初人判大常寺權發遣同封府還權思直學士知定州後以龍圖閣學士權閣封永有更能幹同至是春秋高且病腫三司大將錢吉密殺扶爲鄰所告求不能決反坐害者又斷獄數差大御史百其不應任出知兗州年七十一

### 任顯

按宋史本傳顯字誠之青州諸人舉進士得同舉究出身至衡尉上其文乃賜館職顯判陝西高鑄康定大銅錢顯曰臣五馬以當十恐臣有衆卒如其言人納欲還使要兩一事提者欲去臣顯勇顯押伴一切概以義辭折而又不冉遣使來欲自賈買且通官鹽增歲額詔許置權屬其議多顧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吳爲下所殺邊楊守素來告京守素乃始爲元吳護不稱臣酒賜節者也仁宗詔書屬其使者復使押伴顯聞守素其所以死不能對記去不敢詳改知鳳翔府帝詰輔臣顯宜備朝廷委任南州三司憲由司馬爲諱附隨使采陝西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備三司上之遂命遷河東轉運使帝嘗以幣幣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鎮靜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顯爲使者每行部必優待之賢者一人具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督自進人安其政入爲鹽鐵副使押天章閣待制俄犯竄外以知鳳州實塞

司以宜殺幸有功德補軍校顧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爲賊內應與其衆得所記渾事甚悉臬首以徇詔書徵賜白金五百兩進龍關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賈市死商降爲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涇渭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諫力言無他漢帝紀親之信乃渾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贊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王景元

按宋史王化基傳化基字舉元字懿臣以上文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寇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衆計事盜既獲乃治堤爲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對具地形險要已而果然歷郡牧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沙門島多盜人守吏顧貨奪險殺之舉元請立監以較實謂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判東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度河設募興之議示以赤心夏人咸服治平中又徙成都召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乃授卓簡所侵橫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修造英宗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澧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水興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神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星戒勿輕舉大將黃真卿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而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路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戍益營去兵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官至給事中平六十二子

陳安石

按宋史陳賈傳賈字安石字子堅以蔭領總及第嘉祐中爲襄陽府通判官民畜雞殺人捕誅其魁并得民畜面以是遇害者不死提點陝西獄提點帥都延能用謀者敵勦靜輒先固若救邊民戴氍毹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大驚者嘉祐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鄆州河中府戶部副使轉鎮太原鎮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倣曰典事富有漸急則據乃出歸付民而律之衆使隨所得資易糧舉而歸券私販爲賊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與武人違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牽滯曰事不強督俟其犯而誅之是困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鎮月入深念曰吾領兵愈久而奉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之軍與罪我即擯殺民再餉乃以聞李齊舉劾其專恣置獄於路安石自絳州會運張而後路饑饉多不繼神宗怒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倉爲戶部侍郎常與石曹李定同奏事帝曰聖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運使臣等將處人將改京官須久入臨當對非困於刑寺書問臣臣以獄文曰朕不得安石請從再問以經義昇遷爲後法出知永興軍鄆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約事元卒年八十

唐庚

按宋史唐介傳介字義問字士宜華文辭敏應試禮

部用舉者召試範問父介引據說之范京中時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嘗使道華知義問所以爲其選輔臣因美好諫頗便事諱之曰吾同風力權敏行且用矣可而說之尋以爲司農管勾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遠薄南一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爲從官使河東運案事記刊書撰目於劄錄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祈即流涕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除受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放號號力錢盡問奏除之釋使京西支度使守西都軍閤求罷去彥博告以再入相時書薦其父親同爲執政相得其難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緡食人以爲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利獄河北轉運副使屬臣尉因捕盜被服義問解出之方早而雨用彥博薦屬衆賢修撰陞判南諸縣集議諸營糧屬義問之以疾即拜湖北轉運使時降之復爲州道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軍機吏治治集議屬義問舒州屬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昌府卒



中轉大使柳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常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賢閣待制知瀋州俄以直學士知成府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卒年七十五

王宗室

按宋史本傳宗室字彥慶光州固始人以騎尉擢亳州路轉運副使有宗即位行散官軍萬州偏南不給廩卒未明因奏怒曰奪人府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積譟謀兆亂宗室聞變自變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戢賊守備而不救者乃自劾新廷廢之歷官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落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覆溺者謂聞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室始成之爲公私利代興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給事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室謂閘河有創立金隄七十里當繕錢百萬諮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誹謗而宗室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權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七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爲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鮮于侁

按宋史本傳侁字子駿蘭州人唐制南都度使叔明裔侁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奉慶曆中天下旱詔求直言侁推災變所由興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詞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言文章論議侁皆先左參軍李景陽杖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以爲侁調絳州攝治黎源民汪氏富而犯械里中因事抵法臺吏每拜曰汪族敢前

今不少今不食後當貶也仇怒立杖之亞類跡避何緒州結黨左吏謀食成風至譟言侁欲殺蜀王整果就多數取直臣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欲之趙杜使蜀於朔未及用從何維時奏書未典軍判官萬年令不付職致因禁百兩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宗室言侁爲蔡元微所讒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創金隄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仇怒其法激要君語曰人是人若用必壞天下下是乃上害當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其他逆立體而召民怨者不可舉舉其意專指王安石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仇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給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計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卒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重皆未就神宗是仇議論司農會布使疏以爲式因整頓而升仇則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諱言出錢安石遺吏廉按且詰仇不悅之故仇曰吾猶以法順取則與民自不願苛能備之哉左疏陳使周大憲守利州食虛不法前使者畏其兇異故問使捕獲於秘法之會湘州請更以文臣爲守併易行符領執事凡得部九年治所去閩中近頗成勞特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無賦稅上不法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一稅輸轉輸供養聽民以時老親道其役有李元輔者輕視而多怨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非彼何可改者仇從之師中亦居老取執鞭老以別之他京東西路河決漕運鐵釘勿塞

仇言京州匪澤惟南漢夏秋雨淫霖而害者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帝許河安石之神宗納後兩路會爲一以仇爲轉運使時王安石以忠諫稱諸正人多不容仇曰吾有萬難之權而所利其賢恥也故凡所屬如劉舉李常舉蘇軾劉攽范祖禹等守道皆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襄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避交道謁仇往見季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資貲之勿絕不然且復罪仇曰欺君良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道則所顧也爲舉吏所累能自管西京御史發首宗立金東園困於役吳居厚始欲虐害夏之役以仇使京東司馬光官於朝曰以仇之賢不宜使居外願爲之區滿敵已其須仇往救之安得如仇自華布列天下士民聞其廉恥如見父老爲太常少卿侍從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仇曰先朝宰相之賢澤出富制右乃用卿拜左議大夫大仇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創舉新政士之要國朝尤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諫人貶貶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權後賢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訴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參人罷出官之法京東雖得通復三路費勇以寬保甲罷免過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一月以來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或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仇刻意經術著詩傳易論爲範疇補注詩六復與論春秋今學者不能如之者詩傳滿注皆先長於楚辭軾讀九淵謂近屈原本王自以爲不可

及也

毛漸

按宋史本傳漸字正仲衛州江山人第進士知軍節  
縣照事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以  
區畫遂遷新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者佐伯知安  
化縣召為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  
郵軍運廣東轉運判官梁燾擢遷近臣言漸知  
賢事遷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荆南知  
縣昨服不當非初服以兵未易性倖今一犯邊即棄  
地非計也不報梁燾既棄復大入抄略覆官軍刺  
士為大獲漸解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南路轉運副使  
浙都水滄郡縣錢二百萬以賑之新言數州被害  
即捐二百萬償仍歲知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  
時故事起長安還至鹽官微清水浦入於江又聞無  
運若河武進廟堂洪常熟疏海入入大江又聞無  
山七耳黃河下流滄海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閘區布  
湖下金山小官而以入海自是水不為患加集賢校  
理入為吏部右司郎中以樞閣校理為陝西轉運使  
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師淳原日夜治兵兼夏人  
犯邊者捕獲其虜遂破沒關皆進直龍圖閣知渭州  
命下本年五十九復贈龍圖閣待制

顯謚

按宋史本傳諱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是  
祐中舉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  
院監舉初神宗以臨晉論令呂誦編武經要略初命都  
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晉論欲提舉日臨館且召臨  
問呂對曰以兵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

經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

講事民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  
府推官知福州入為吏部郎中祿少銳以直龍  
圖閣為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  
回河其隆大章閣待制河元祐二年轉運使於是漸林學  
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郭溫伯孫世祖宗憲呂誦賢性  
方正學有古人之風休休之流自提自處東右封駁  
論議豈有古人之風休休之流自提自處東右封駁  
廷無所聲價留置左右以補閣選別選深知河事  
者往修河北議諸大衆莫亦言都清之職在外豈  
無其人則漸何處求就足以給事中名選歷刑兵吏三部  
因判勸田使東就足以給事中名選歷刑兵吏三部  
侍郎兼判河東兵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  
定州徙遷大河南南中人梁惟簡坐事召仁太后  
得罪逐落轉運使歸其伯衡時宰意動臨與之宴集  
春盡知京州又以附會黨人斥徙州居位卒年七十  
二徽宗立追復之

任諒

按宋史本傳諱字諒眉山人使洛陽九歲而孤獨  
欲尋母志路挽衣泣口豈易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  
乎母為感動而止諒乃誓自奮年十四即兄郭書登  
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總管官布使人遺規  
圖既見覺不能合徑去為相繼賓客用之諒子遂規  
以李德裕事始惡諒子遂規在相府為編修  
官官特其妻不下為數載後復徵召見其所作新學  
碑曰文士也提舉奉議路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  
轉運判官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

損與一歲出薪薪最之數披籍可見上朝恭勤美

見其嘗謂為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  
澤潞有督馬監湯無名籍歸伯其家其弟非是名  
捕獲人他縣地其問者獨石馬未監監則督吏不  
捕其取不盡力歸其問者獨石馬未監監則督吏不  
使降人李汝咳知邊度不聽監問地害而放還西  
夏殺軍書給定邊司唾手取諒知其謀欲釋果足  
寇大殺果七日而還他日復聞觀化堡而邊備已足  
此疏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察京東  
兩轉校捕盜法為直達歸屬者事游士亡賴益用  
乾沒不可核入與言諒入對自論之京器會汴  
泗大水泗州城不設者兩故諒親部卒集隨民就  
高廩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諒以為濫竽計生前  
知其杜復石文殿修換陝西都轉運使後復徵開  
待制進直學士重賞更錢法必欲徵錢與銅貨等物  
值率十減其九諒諒與賈諒諒言為六師害諒其策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滑州以母憂去官和  
七年提舉上清寶篆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  
其亡恐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  
氏之使使徵為君親則有亡亡機之義後有瓜  
分屬契之弱與鄰鄰起之金國勢相屬也至是又言  
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為病狂出提舉嵩山崇  
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諒降附首知諒言適  
復起諒為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趙開

按宋史本傳開字應祥善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大觀二年權詳正用舉者改秋即蓋室如京師買田居與四方賢俊遊因調知天下刑獄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還鄉採舞志官和初除禮部局校正檢閱官數月計自檢詳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奉罷宜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絹布十萬疋減縣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十分之三又減諸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增額絹布其大第謂之原尾候揭示鄉戶歲時寄當輸折科等實數鄉人俱畏鄉胥不得隱匿窺寄書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顧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清計故官者事理併廢以還清司則利害可以參兌而無兼窺室蔽之患矣因指陳榷茶馬五害大略謂禁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騎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賄賂貨以空券給與人使待資衣與人怨恨必生過患爲一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結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皆自照章至三害榷茶之初預備茶戶本錢準於數處更增和買或逐鄉預快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益增茶日甚雖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私刑不能禁爲四害平時蜀茶之人奉者十幾八旬形如瘠鬼雖售此今關鑒過遠茶路仍舊舊無意何所用茶者官吏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

事請依舊法故事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地不生知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通誠願以銀茶戶輕立價以運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存而在息銀自足朝廷是其言即置開都大提舉官陳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寧二年也於是大更茶法之法官以官買茶並罷參酌改和一年東京茶務所稱條約印給茶引並罷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並茶市交易者必由茶引與茶必相隨各引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指定茶鋪運茶至茶市販賣者凡買茶引每一斤亦爲錢七十五至十毫所輸市例銀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并茶對引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客茶戶交易茶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此茶以所買數推償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提償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聽障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諸買馬及一萬匹張漢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奏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茶實無慮重使司隨軍轉運使等一總領四川財賦聞見漢口蜀之民力盡失編縣不可加稅榷貨折而食指認爲已盡互相誣誣惟不恤足大變酒法自一時之忍沒極慮無復從不試於足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能公使買供給酒即備貨坊場所而隔槽設官自一石與陳其官悉自監厥戶客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錢米稅三千并頭等二十二其課之多甚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

中華書局影印

其法又法成都法於泰州置錢引務與州設錢銅錢官並聽開引納錢官支出入如之民私用爲市官者一千并五百上計從便舊其直惟不得減罰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州通行錢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服其多價亦不制官司復僞引三十萬蓋五十人沒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渡日相君決決使引僞加官鹽使印共上即爲真鹽其從使治密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流稱善悉如開言最復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並銷錢鈔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額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文連稅及增添等共納五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文住征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銷則輸稅提勘合錢共六十初變榷法惡習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官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設諸全事雖必更制即乞與張浚議會諮以其章示浚浚得十死力費用不貲盡取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實無遠策雖支費不可計而縱若若有微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事治嚴守於財計盜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趨避與開異舉玠於以領備不聽許於開亦自勒老憐乃去朝廷未許乃特置四川安撫司制諭大德之名命諸益爲之益開執政諸位宣撫司上制諭使以安撫仍改張浚制則與陝六人罷置撫司玠仍仍以安撫仍改張浚制則與玠物則奏開均收尋除開獄獄待制加給兩銀

節制使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由成  
都運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生應副軍支錢物恐  
期各庇一秋兩是故抑揚之使之交關際際難辦  
儀也而兩便與應金不和抗抵乞解備米宜撫司年  
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并支用又指陳宜撫司裁  
都轉運司錢就果圖報米非是又言應副軍須  
紹興四年總為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千餘兩五  
年祝四年又增四百一十萬五千餘兩今公私俱  
困四無所取給事屬危急應其可變乞許以茶馬  
司票許圖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珩及廢倉  
有隙乃認開行在在以李道代之會疾作不行提舉  
江州太宰親七年復行又殿修撰都太主官川樸茶  
馬開已病棄疏巧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親十一年  
卒

李迨

按宋史本傳迨軍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  
未冠入太學西居開封以應召官初調海陵縣尉  
州縣團結兵民起田畝中不問生作進退之前或  
譚不覺令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首楊縣部色如  
法部則吏治固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人  
官累遷通判廣州時高宗以元帥過鄧都守自以  
才不及通追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  
勅遷李興與物皆未備迨請與典裁其制不日而  
而漸上深歎賞即除軍器監上即位於南京投出  
東轅遂改金部從駕至推揚殿犯行在所即取金  
部籍有關於國家經數之大者數以行及上於鎮江  
時建炎三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於上即日乞免

未幾丁父憂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為御營  
使司參議官兼提舉軍前財用尚傳劉正彥叛呂頤  
浩張浚策勦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  
軍食師行所至食皆先具事平阿迨等入對上慰  
勞之語稱三官雖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  
閣待制為淮南江蘇荆湖等路利運發運使以軍  
旅用足乞持廉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揚州明年移  
信州尋提舉江州太平親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  
路轉運使言祖宗都大業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  
六路之民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  
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部之遠而公私  
苦之何也以前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繫升沉  
船以避其役如溫明度吉州等處所置運船場乞委  
逐州守臣指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馬戕害不及  
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上即從之加徽猷閣直  
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為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  
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以熙寧元年始  
創熙寧戎禁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水興四路  
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榷茶司至是開陳既失治議合  
為一司名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其末年詔  
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縣奏迨乃考其本末具  
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二千三百四十一萬餘緡  
此所支關五千一萬餘緡五年收二千三百六十一  
萬餘緡此所支關一千六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過  
計計有闕即添支錢以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  
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一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

見今史料太多引煩錄茲錄其未嘗添印者收錢  
物內有上供進奉等項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餘緡  
川成人額額其勸諭諸軍等項名錢物共一十六  
十八萬餘緡其後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逾倍其取  
於民可謂重矣臣嘗考勸諭條條是舊額已逾倍其取  
千二百萬而管轄居其半今因惟漕運漕米一  
千九百一十一萬過於所權多失諸名各錢已三倍割  
奉歲入之數僅以一千二百萬萬緡之軍而有限  
今以一千六百萬貫路用錢一軍而不足又知折估  
及正價入一項過計二百六十五萬石上以紹興六  
年朝是歲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  
無一年用二百六十五萬石水運數百萬人一萬  
一千七百軍兵五萬七千四百九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  
兵之數約計六分之一軍其請給錢比官員之數約  
及十分之一一即是元置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  
知冗濫力不能裁之難免更利亦未敢除誠此朝  
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甚者買稅運也蓋糧買  
不付數則不能食其苦計稅則不能無稅稅運事  
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恐則稅戶皆止其苦欲有漕  
運是如屯田歲中之地約收一十五萬餘石若將一  
半充水運運去處處計以水一半對減川路糧買  
般般歲計米亦可少費民力蒙臣已言於興元洋  
州就辦夏麥五萬石水運川路欲減一十五萬石蒙  
營田所收一年之數上十二萬石三增共計五十七萬  
石每年水運應付開利川以米計米五十八萬石若  
得此三項可盡數充川路糧買般運此乃重民實  
惠等邊之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興元所不食稅利九

年金人歸我三京命追為京師都轉運使高昇時將權東京留守得通北使追察其惡徵規不能平訟於朝且使人告追曰北人以兵至矣追曰我未食爾國祿二百年何懼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失位能下肯顧之拜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馬以死者告懷然而去降聖師庚失於行禮為追所特庚自劾追因此求罷去乃落職歸而庚以京師降於金人追尋復罷歸開待制知洪州十八年以疾丐祠十八年卒

趙子道

按宋史宗室傳子道字正之燕王五世孫父令徽官至黃文閣待制子道以殿補承務郎歷少府監主簿改河南少尹時治西內子道有幹才潛使昇昇器之政事有未便子道輒力事非敢改容謝之除泰河撥發湖運官會夏旱河水涸轉輸後期乾乾一級罷塞三門口波聲運事除直屬閣丁內職赴後歷遷龍圖閣直學士除陝西轉運副使初蔡京弄天錫錢民病禁子道請鑄小鐵錢以權之因範格以進徽宗大悅御書宣和通寶四字為錢文既成于道奏令民以舊銅錢入官易新鐵錢旬日易得百餘萬將帝手札以新錢百萬贈付五路均糴糧奏于道隨其事民苦艱迫于道訴者日數百人于道奏請寬其期民便之會蔡京再相者希京意于道亂錢法落職奉祠歸里初復職開修供令人役洛于道會荆南漢兵亂鼎鑪盛設南城子道置民兵路等知之來詣言京城已破子道聞說之曰非事耳至意都城獲救獲功名無食財則州縣也皆舊曰諸子道官

草概趣之翌日踏等述北行紹興元年名召復徵徽閣直學士知西和宗正司改江西都轉運使時建督附軍須浩繁子道連餉不絕以功進實文閣直學士再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復陳京師都轉運使以疾辭卒於家年六十七子道幼警悟敏賦越其來抱監錄上讀其父曰此公家千里駒也及長其談論工詩藝舉大觀間土木繁興子道每董其役識者鄙之

張樵

按元史本傳樵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統燕之通州朝伯達從忽都忽那海時地燕金牛其蒲察斤以城降忽都忽那制以伯達為通州節度判官遙知通州父範為真定勸農官因來馬樵業儒而辰歲平章嚴希憲薦於世祖樵時路真定為諸王同里不哥分地阿里不哥以樵不附己衛之遣使言於世祖曰張樵我分地中人當以歸我世祖命使者復口兄弟至朝奉有彼此之間且我方有事於宋如樵者實所倚任待天下平定當遷也己未從世祖伐宋凡徵發軍旅文檄悉出其手中統元年立中書省以樵權左右司事尋由為彰德路拘推官復入為三部員外郎賜金符為平陽路同知轉運使改知獻州知東平府事又改知咸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投下官轎赤之奴引鳴鑼射婦人墜地奴苗苗赤家棧將以其事聞始亦權乃出其奴論如法至元十四年立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樵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官慰使失里魯察授良民為奴樵勸劫盜之遂安縣民聚眾負亂命樵與同知浙西道官

假使制宣預兵捕之宣即欲遣兵樵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捕子宜遣人招撫以全衆命官不可得曰諭之未加諒未曉遠人語之迎棄自請誅罪樵釋之官乃獲罪樵南廣西西經提刑按察使廣西宣慰使里脫脫民既經提刑按察使罪重樵北湖南道提刑按察使授授州路總管不赴任國子監丞尋出為安豐縣總管二十一年卒於官年六十三贈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封清河郡公諡文敏子淑漸錄路推官

羅登

按元史本傳登字仲玉隴江人父大義為宋將壁年十三而孤其從者羅孫人蜀累官武翼大夫利州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羅孫移利州壁從之至江陵右丞阿里海牙領軍江陵壁從羅孫降授武將軍管軍于戶隸丞相阿木魯下招收進軍討欽寇有功領本州安撫事至元五年從元帥弘範定廣南諸全將陞明威將軍管軍總管鎮金山居四年海盜解經徙鎮上海將還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至元十一年始通江南移而河運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移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冀京城運糧萬戶三而以壁與未請張張氏之乃有部漕舟由海洋抵揚州不數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運使大將軍管軍萬戶使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乃領板壁復以清州至遼陽浮海抵鎮州小渡河至廣寧十萬諸軍輒以濟加昭別大將軍二十五年晉遷至重信倉路河決水淹沒及會知相繼率部部官士阻捍之陞昭別大將軍同知宣慰使都司事請准准復開之田給貧民耕

堅三年而後量收其人使之處得樂數十萬斛臣願  
國上濟軍海北海南遠置慰使都元帥山海衛兵不  
治王化貧困反側乃誘致滿蒙明倫長徵以官位  
設以福田是咸軍案以歸都都水監改正奉天  
惠州復多水患鑿一渠以分水勢又浚早過河而廣  
之歲省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  
江面卒年六十二子坤城

明

羅汝敬

按明外史本傳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二年  
進士遷庶吉士就學文淵閣成祖召使讀書不稱旨  
即日遣成江南數日復之自此刻厲為學修撰滿  
九載進侍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皆下獄與  
李時勉同劾御史王直聲震朝廷宣宗初上書大學士  
楊士奇曰昔太祖高皇帝不階尺土奄有四海太宗  
文皇帝又安宗社得遇賢臣二聖功德如此其盛然  
猶冀覆載無敢怠忘先皇帝嗣統未及期年奄美  
羣臣海內之民若喪考妣探厥所由金主小人挾恨  
以黑龍驤詔上書言涉不敬罪當易死蒙先皇帝憐  
其孤直實重違之誅仲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美  
伏見今年六月市蜀幸大壽山躬謁一陵京師之人  
嚮望宮院以為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禮是幸也  
既而道路喧傳乃謂舉朝即被殺漢武且云元祚未  
成列路事不待駕而天開六龍已載還矣又云見從  
惟也先士干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電掣倏忽來馳

逐先發其聞此言心忤恐落夫鬼窟爾若固有圖之  
常縱然以說使出而與降將較獵於山谷間猶謂養  
聖之戒衛絕不虞不可不深慮也就事南朝舊臣一

堂元輔於此不則則就而得言之者惟特加採納以  
弘濟艱之愚尤願進之義等權工部右侍郎往安南  
撫諭黎利再往封陳昌言曰黎利已死黎誠設女樂  
汝敬叱曰爾主死乃享樂耶碎其甘食豐樂葬會天大  
雨南甯利居室利體遣使馳謝於朝汝敬還督兩浙  
漕運理兩西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饋下獄尋卒死充  
為軍官仍督陝西屯田英宗立遇救汝敬引泣者  
復被復進擊以在陝西措置有勞有死死邊邊還其  
官爵故仕西邊有譽焉傷感較紅千城中流矢墜馬  
得者以爲告終卒

李昉

按明外史李昉字晦之號長川仁宗李昉景州張  
瑄弟字文舉奉中進士歷青州知府聖田五千七  
百餘頃賑饑民一百二十萬人流亡復業者五萬三  
千蒙救者萬民狀其善政二十四事諸御史乞罷已  
遷福建參政去民思之不肯仕爲立祠歷山東河南  
左右布政使成化末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境內  
盜起立營募民兵數百斬獲賊匪吏政馳報以法  
痛絕之頗蒙嘉謨弘治一年改督漕運隆年經

張璠

按明外史張璠字汝敬成化初進士權都御史  
歷陝西左右布政使弘治元遠右副都御史巡撫寧  
夏中官武喜多受璠屯田利後使從璠者田歸璠勸  
私役者遣位都民盡然代司督運生年瑋護自守

不求人知獨爲王聖所移惠惠官清芳不殖生善致  
政臨卒

徐鑑

按明外史本傳鑑字用和興國人成化五年進士授  
行人掾御史巡通州倉金運不困拮据爲定收納常  
則奏之者爲何時淳大通判鑑疏言不便既而漕  
舟果不遲遂按福運振振賑紀上疏言所部星災  
震嚴早海盜災變非常而漢貢鹽銀萬二千餘兩民  
力猶不能辦停罷鹽運催出一寺或至萬數而貧  
民無立錫地請日五百畝以收其牛以業貧民鹽  
場諸使舊例不給俸且如例酌給貲貨物如故獻  
汰十之三餘從其請十九年與同官督監兵部侍郎  
李敏達巡撫王宗彝太僕卿楊繼少卿董貴頃之  
復與同官督江直八罪並及其黨王越饒賊船報  
顯吳殺等諸人遂得革職正月帝幸京師地寒下  
詔修有旋復乘輿放車鑄以爲井十交修之義興  
成徵言於上官移民飲食又請於神廟止其身勿  
爲民營營食得費錢數十萬解籍之以贖貧民  
流亡輪通謀多復業者調察縣運又老泣泣之私治  
初以勸撫淮安安撫府徐民無告者勸督助其  
婚葬學校比其而大之准故有廣置倉廩庫止四  
五萬石而設監收內官一人備巡乞召還不許遂  
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四府鎮守淮時石湖漕政之弊於漕

